



“那你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娶我。”她学着母亲的口气道，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当真。

吕浩有些害臊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跟你妈的谈话内容？”

“看看她的聊天记录不就知道了么？这并不是难事。”

“你妈那么大了，还懂跟人网上聊天，真是少见。我妈就不行，我妈只会说那玩意耗电，虽然是小学老师，但是在网上，却连个字也不会打。”

李茹说：“你不知道吧，上网对老年痴呆有好处。”

“可你妈并不像老年痴呆的人呀，她看上去非常健康。”

“这只是表面现象。”李茹突然压低了声音，看了一眼母亲的房门，才对吕浩，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“她其实这里有问题。”

吕浩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李茹母亲脑袋有问题，怪不得她会找一个陌生人聊天，还把他骗到自己的家里！吕浩终于全明白了。

“那为什么，你们不把她送到……”吕浩意识到自己的话太过直白，马上住了口，专心扒饭。

李茹好像并不介意，回答说：“唉，怎么说呢？她这个病也不明显，你说她真有病吧，脑袋却灵活，家务什么的都会做，记忆力也不差；就是有时候她的行为有些怪异，做出来的事都让人无法理解；她文化也不低，我妈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学的生命科学。”

吕浩突然又有点搞不懂了：李茹说母亲脑袋有问题，到底是真的有问题，还只是普通家庭女儿对母亲固有的偏见呢？

“我倒不觉得她怪异，而是思想开放，你想想，你妈差不多六十了吧，这把年纪还跟年轻的陌生人QQ聊天，这中国能有几人？——好了，我吃饱了。谢谢你的晚餐。”

“你真的吃饱了？你可别给我客气。”

“我真的吃饱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吃到那么好吃的饭菜呀，要知道我一个人住，家里不生火，一般都在外面吃快餐。”他可怜巴巴地望着李茹。

“你想吃的随时都可以来。只要你……”李茹突然停住了。

“只要什么？”

“只要你喜欢我做的菜。”她说完便将碗筷收拾到厨房里去了。



油，但是他却从没有看见过她使用指甲油，而在屋子里，他也没有发现过指甲油的踪迹。她的指甲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其次，她的衣服差不多都是白色。

另外，她从不透露自己的具体工作及工作地点，无论吕浩如何追问，她只说是服务业。

而最让他受不了的是，她会花大量的时间跟阳台上的凤仙花聊天。最初的时候，吕浩觉得这是女孩子天真的一面，可是最近，他越来越厌烦起来，甚至感到害怕。有一天夜里，他翻身的时候醒过来，手搭向她的时候，发现她的位置居然是空的！吕浩以为她是去上厕所，但是等了大概十分钟，她仍然没有回来。吕浩有种不愉快的想法。他下了床，蹑手蹑脚地朝阳台走了过去。

他果然看见李茹正站在阳台，跟她的那些凤仙花窃窃私语！静静的黑夜下，一个白衣女子，站在冰冷的灯光下，跟一些毫无意识的植物说话！吕浩吓得头发也竖了起来。

吕浩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想听听她到底在说些什么。他不敢走得太近，怕李茹发现。他侧着耳朵，好不容易才听见李茹说：“知道吗，你应该送更好的礼物给你喜欢的人……”

吕浩听完，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。李茹的话居然跟她母亲的话可以联系起来！很显然，李茹是在动员雄凤仙送礼物给雌凤仙！吕浩屏住呼吸，轻轻地走回房间，一头扎进了被子里面。他现在越来越相信李茹母亲的话：李茹脑袋确实有问题！

李茹大概半个小时后才轻轻地回到了床上。这一夜，吕浩翻来覆去，一刻也没有睡着，原来他娶的妻子，居然是个神经病？！



并不是她一个人有这种感觉。王乾印也有，相信他的感觉比她还强烈。因为当他看到她时，脸色十分难看。他也配给她脸色么？小四恶狠狠地想。她也那么恶狠狠地做了。还没等王乾印及时转身，她便狠狠地一口咬在了他的腿上。她奇怪，她并不是奔跑着过去，而是从地面游了过去。她变成了一条蛇。全身黑油油的蛇。一条剧毒的毒蛇！她看见背叛她的爱人，倒在了尘埃，全身开始拼命地抽搐。她害怕了。害怕她的愿望真的实现了。她痛苦地爬上爱人的身子，盘踞在他的身上。而她唯一能做的，也只是看着他痛苦地死去。

她想质问黑衣女人，黑衣女人已经不见了。取而代之的是那个当面羞辱她的有着漂亮脚的美丽女人。“最毒莫过妇人心哪，哈哈……”她仍然轻佻。然而这一次的轻佻看上去无比残忍。“女人同样也会骗人。哈哈。他没有骗你。他确实把你为他制作的人字拖给了一个女人。一个没有鞋穿的可怜的乞丐女人……你太不了解你的爱人了。”女人的解说就像是末日的审判，让她心碎欲裂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做？”小四痛苦地质问。

“为了实现你的愿望呀，哈哈……”她又变回了黑衣女人，看不见脸。“然而既然实现了你的愿望，你就必须要付出代价，毕竟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更没有免费的愿望。”

小四并不敢轻举妄动。她知道她绝不是她的对手。

“从此以后你不可以以任何动物为食，蚊子都不行。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呆在树林里，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！”说完，女人仰天大笑仿佛阴谋得逞。她突然掉转身子，像一只巨大的黑色乌鸦一般，向太阳落山的方向飘了出去。

她本来想一死了之，然而当人们呼喊着重要捉它的时候，它却又本能地向着树林深处逃了进去。

一百年后，她仍然没有死。想让它死都难。

出话来。

“呃！”他再一次晕倒了。“哈哈……”全镇人民放心地大笑起来。蛇与一米安楠颇感尴尬。

“他又被胆噎住了！跟以前一样，哈哈……”镇长大笑地解释，“我说了他不是安琪，他只是个骗吃骗喝的大骗子！”然而镇长的话音刚落，他便开始有点后悔了。他看见老头的头上开始冒出青烟。

“怎么以前没看到过青烟？”他紧张起来。蛇与一米安楠正在失望，听见蹊跷，急忙向老头看去。他们也紧张起来。他们看见老头的脸突然变得像火一样红，从嘴里不停地冒着青烟。

“也许是他要死了。”蛇灰心地道。

“也许他并不会死。”一米安楠自信地道，“你看！”他指向老头的眼睛。老头的眼睛微微睁开了。他突然坐了起来。脸仍旧通红。全镇人民惊呼。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。他果然是安琪？红色渐渐从安琪的脸上退了下去。他的身子却上升了。他居然不靠任何东西支撑，身子定在了空中距离地面二十公分左右。

“你果然是安琪！”蛇与一米安楠异口同声地惊喜地叫起来。

“我真的是安琪么？”安琪也惊喜起来。他仍然不敢相信自己安琪的身份。但这并不由得他。镇民突然变得比蛇与一米安楠还激动。以镇长为首。

“安琪，尊敬的安琪先生，请原谅我们的愚蠢，救救我们吧！”镇长不顾一切地冲向安琪，将对蛇的恐惧抛到了脑后。“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吧！”镇民们的脸也变得痛苦而令人同情起来。

“为什么不是饶恕你们，而是救你们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！”一米安楠阻止了镇长的脚步，疑惑地问道。

然而他却以膝盖回答他。“扑通！”他双腿一摊，跪在了地上。“扑通！扑通！扑通……”全镇人民也跪在了地上。“救救我们吧！尊敬的安琪先生！”镇长恳求道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救你们？”一米安楠与蛇更加迷惑了。

“我知道！”安琪突然兴奋地大叫，并举起右手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蛇与一米安楠异口同声的掉转头问道。



一米安楠便将头转向安琪询问：“是这样的么？”

“咳咳，”安琪咳了两声嗽，“我忘了。好像是这样，又好像不是这样。”

一米安楠失望地将头转回向镇长：“你们明明知道安琪有失忆的症状，他忘记吃什么胆也很正常，为什么你们还要将他的腿打断呢？”

镇长满脸紧张，吞吐道：“我们、我们、我们还以为他是个疯子，疯言疯语故意玩弄我们，好骗吃骗喝……”

一米安楠望着他，摸了摸下巴：“这个理由倒还是说得过去。”

“你们的旋转多面体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一米安楠转过话题道。

镇长沉思片刻，望了望他与蛇，又望了望安琪，道：“如果大侠有兴趣，我可以带你们一起去看看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一米安楠问。“在我们的祭坛。”

“我不去，我已经看过了。”安琪一脸厌恶地道。“尊敬的安琪先生，您一定要去。不然我们就跪着不起来。”镇长仿佛是在威胁他。“我不去。”安琪赌气地说。“求求您了，安琪先生。”镇长磕起头来。安琪斜了他一眼，“那里有没有鸡腿嘛！”“有有有！”镇长看见他有回心转意的迹象，兴奋地回道，“祭坛上我们正供着一只烤乳猪呢，味道好极了！”

“啧啧，”安琪砸了砸嘴，“看在乳猪的份上，我就去看看。但我并没有答应让你们的多面体旋转哟！”镇长眼里划过一丝丝失望，但只是一刹那，去比不去好，去的话，说不定尊敬的安琪先生还有回心转意的机会呢。他机灵地站起了身：“安琪先生大慈大悲，请跟我来。”

镇长便带头走在前面，安琪飘在他的后面，背后跟着蛇与一米安楠，镇民们紧随。他们来到了祭坛。旋转多面体的外表似乎有些令蛇与一米安楠失望。“只不过是一块石头罢了。”蛇失望地道。“一块棱角分明的大石头。”一米安楠补充。“那是因为它没有旋转。”镇长解释道。“那也只不过是一块会旋转的棱角分明的大石头罢了。”蛇归纳道。“它还会发光。并且保佑我们平安。”镇长又解释。“你是说，这块石头是通过发光来保佑你们？”蛇疑惑地问。“对。”镇长肯定回答。

“哈哈。”安琪突然出人意料地笑了起来。大家便都匪夷所思地望着他。安琪得意地看了一眼众人：“那都是以前的事了，呵呵。”镇长马上被他的话弄得

“当然！”小淘的口气异常肯定，“如果有练成易碎舞，那么没有任何人可以轻易将多面体从祭坛上偷走……而且就算是偷走了，我们也可以通过易碎舞的功夫召唤它，并找到它所在的方向。”

一米安楠若有所思地望了望小淘，然后脸色变得异常兴奋：“那么如果找到了多面体的方向，我们就有可能找到多面体；那么如果找到了多面体，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对付空城女爵；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对付空城女爵，我的小瓷就有可能变回人身啦！”

“那么如果你的小瓷可以变成人身的话，我就也可以变成人身啦！”蛇也被一米安楠的兴奋感染。

“那么如果蛇姑娘变成了人身，就可以有手给我做烤乳猪吃是吗？”安琪也凑热闹道。

“当然是。”蛇的脸上写了一百个愿意。“但是！”蛇又突然转向小淘，担心起来：“易碎舞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厉害么？”

“是。”小淘回道，“你们看到的这堆看似普通的碎石并不普通。虽然它只是用来保护多面体，但它也有非常奥妙的地方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被偷走的部分才是真正的多面体，而剩下的只是保护多面体的外壳罢了？”一米安楠如此理解，他望着小淘等待她对自己的肯定。

小淘道：“这样理解完全没有错。不过我们从来都把多面体的这层石头外壳看作多面体的一部分。”

“果然是堆不普通的石头呀！”蛇斜望着祭台上的多面体外壳感言道，“如果能认识上面的文字的话！”它又加了一句。

“不然还是一堆普通的石头。”一米安楠接嘴。

小淘看着二人并不作声。蛇与一米安楠说得确实有理。小淘变得忧郁起来。

安琪担心地看了看她，突然乐观地道：“也许这是堆马上就不普通的石头！”他的表情看上去相当自信，让人听了感觉并不是在单纯地安慰小淘。三人同时将疑惑地眼光望向了安琪。

“咳咳，”安琪庄严地咳了咳嗽，才又道：“我认识一个对文字极有研究的人，也许他可以破解上面的文字。”

“谁？”三人异口同声地问。“是……”安琪望望三人，却住了口。



然更是要提起小女孩翻译的兴趣，她不得不将空城女爵的前嫌抛在了一边。

“我知道学习好。但是她总要给我时间休息呀。我又不是机器。”女孩抱怨道。

“现在的孩子压力大，什么都要学。家长并不会考虑孩子的感受。”安琪体贴地站在了女孩的一边。

“还是安琪叔叔对我好。”女孩终于找到了安慰者，“只可惜我妈妈并不会听你的。”

“你叫他叔叔？”一米安楠惊问。女孩道：“他本来就是我的叔叔。他经常来我们空荡荡的家找我玩，逗我开心。我喜欢安琪叔叔。但妈妈并不喜欢他。”

“他还经常去你家找你玩？”一米安楠与蛇惊呼道。

小海道：“我妈妈是巫婆，安琪先生是巫师，同行之间切磋也并不奇怪吧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一米安楠释然，“那么安琪先生的失忆症是不是你妈妈造成的呢？”

“除了她还会有谁呢。”女孩毫不否认，语气中还带着几分对母亲的不满。

“为什么？”一米安楠与蛇惊问，安琪与小海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答案。

“这……”小海变得吞吐起来，表情有些心虚，“都是因为我。”

“因为你？”

“是。”女孩答道，“事情是这样的。那天我妈妈给我布置了繁重的家庭作业，适逢安琪先生来我家耍。我便向安琪先生抱怨：‘我真不想再做这些该死的作业了，我好羡慕我的泰迪熊呀。它从来也不用做作业，我宁愿我的生活跟它对调。’没想到我的话不小心被我妈妈听见了，她于是非常讨厌安琪先生，认为他把我教坏了，让我拥有了懒惰思想，因此为了惩罚我和安琪先生，我妈妈在招待安琪先生的鸡腿里面下了恶毒的咒语，还好安琪先生的法力高强，才没有死去，只是失忆而已。而对我的惩罚则是把我对安琪说的抱怨的话变成了现实，我变成了我的泰迪熊，而我的泰迪熊变成了我，我们果然对调了生活。”

“我妈妈将我同安琪先生丢到了桃花镇，对我们说：‘既然想当泰迪熊，那么我就成全你，让你好好享受泰迪熊什么也不做的生活；至于多管闲事的安琪先生，居然敢教坏我空城女爵的女儿？哼！门也没有！既然你那么喜欢我的女儿，我就让你跟她在一起吧！哈哈……’”

将头伸了过来。

女孩道：“上面写了，这些碎石只不过是保护多面体的外壳，而外壳上面的易碎舞是让保护多面体的保护者练习的。”

小淘点头道：“那自然是保护多面体不被盗走喽。”

蛇道：“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。”

女孩道：“但你们并不知道什么人才有当多面体保护者的资格。”

蛇道：“还要资格么？又不给工资，义务保护它就已经不错了。只要有手有脚的人都可以当保护者吧。”按蛇的说法，安琪当然是没有资格了，他撇着嘴，表情看上去非常不开心。一米安楠赶紧向蛇使了个眼色，蛇赶紧知趣地住了嘴。

女孩又道：“你错了。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多面体的保护者。不，应该说所有人都不可以当多面体的保护者。”

“所有人都不可以当多面体的保护者？”在场几乎没有人相信女孩这样的论调。

蛇道：“你是不是翻译错了，要不要再仔细看一遍，如果没有人可以当多面体保护者，那谁去练易碎舞保护多面体呢？”蛇的反驳代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。

女孩道：“我说所有的人不可以，但并没有说所有的生物。”

蛇道：“你是说人类没有当多面体保护者的资格？”蛇说完便用奇怪的眼神望望大家，仿佛在告诉大家这个女孩的话有多么的不可信。没有人表态。

女孩又一次肯定道：“千真万确。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，虽然我的翻译能力并不及我的母亲，但这序言里面的语法与单词都非常简单，我不会弄错。”

蛇道：“那么人类都不能练的功夫，又有什么东西可以练呢？”蛇仍然持怀疑的态度。

女孩道：“你！”她的表情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在说谎。

“我？”蛇睁大着不可思议的眼睛，面目狰狞可怖，“哈哈……你是说我么？”蛇突然大笑起来，它认为这是它听到过的最可笑的笑话。余人并不笑，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笑话。蛇看看他们严肃的表情，又看看女孩更加严肃且稍显愤怒的表情，更加抑制不住内心的可笑情绪，它笑得更加厉害了。

“笑够了没有？”一米安楠严肃地道。



“那也就是说我不会饿喽，而且还可以开胃，你想得可真周到！”猪满意地道，“好吧，既然你一片赤诚，我笑纳了！”

“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！”蛇意味深长地道。

“但愿如此！”猪持怀疑态度。

“那我开始跳了。”蛇摊开了身子，做好了准备动作。

“那你跳吧。”猪不鼓励也不阻止。蛇开始跳了。它首先扭动着身子，向左边吐了吐信子，然后突然一个甩头，又向右边吐了吐信子。

“我怎么并不觉得开胃，反而有些倒胃口呢？”猪疑惑地问。

“因为你没有艺术细胞！”蛇冷冷地道，“不过不要紧，你只要紧紧盯着我就行了！”

“哦。”蛇无奈又无力地道。看来它确实没有艺术细胞。不过有些东西并不需要艺术细胞就能看得懂。蛇突然站了起来，张开血盆大口向猪猛地吐了吐信子。它的身子虽然不能对猪造成任何威胁，却还是把猪吓了一跳。

“可不可以早点进入主题呢？”猪愤愤地道，“看了你的舞蹈怎么会那么困？”

“马上！刺激的就要来了！”蛇加快了扭动身子的速度，突然！蛇又一次站直了身体。猪无意中睁开睡意朦胧的眼，恍惚看见一只比它的身体还大的嘴扑了过来，“咚！”猪扬了扬白眼，晕了过去。

12

古城猫妖

一米安楠等人听见一声巨响，赶紧向声音奔了过去。一米安楠奔在前面，小淘与女孩搀扶着安琪跟在后面。等他们看到地上巨大的猪体时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头凶神恶煞的巨大两头猪居然已经倒在了蛇的身边！

“这猪也太容易睡着了。”一米安楠不解地道，“刚才还是活蹦乱跳，怎么

小淘道：“我不要你为我做任何事。我做的事是我应该做的事，我也相信还有更多人会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的。”

“呵呵，那不一定。”大树否定道，“我还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我的树林呢？”

小淘道：“我们是去找古城猫妖。”

“古城猫妖？你们找她做什么？”大树讶异地问。

小淘道：“我们其实也不是找她，我们找的是多面体。”

树沉吟了片刻，问道：“是那个藏着凤凰的石块么？”

“你见过多面体？”小淘惊讶道。

“我见过。”树并不否定。

“你在哪见过？”小淘一脸惊喜。

“就在这里。”树道：“在我的身边。”

“在你的身边？你给他放了隐迷香？”

“对。”树并不否定，“因为我讨厌人类。但是我放的隐迷香仿佛对他并不起作用。当时我就猜到了，那都是因为他手上的一个会旋转并且会发光的东西，我能感觉到它身上巨大的力量！”

“他手上拿的一定就是多面体，邪恶的力量是无法靠近它的。”小淘分析道。“我并不是说您邪恶。”她又赶紧补充。

“你不用解释。我的力量自然是邪恶的。而且我的力量被古城猫妖所利用。”

“可是你说了古城猫妖也属于你。”小淘不解道。

树道：“从物质形式上她属于我，但是从精神形式上，我属于她，她利用了我的力量。你的朋友之所以会中我的隐迷香，是因为你们没有准备。倘若一开始你们戴上防毒面具的话，你们自然不会着我的道。古城猫妖正因为知道这一层，所以很好的利用了我的力量，为她当守门大神。”

“古城猫妖太狡猾了！”小淘愤愤，“那多面体会不会是古城猫妖指使人去偷的呢？”

树道：“那个人的面孔很陌生，我想应该不是。而且你刚才说了邪恶的力量是不能靠近多面体的，古城猫妖并没有需要它的理由。”



“还好妹妹心地善良并不像她的母亲！”小淘庆幸道。

古城猫妖瞪了女孩一眼：“女儿你怎么可以随便相信人呢？这小贱人必定跟她母亲一样，诡计多端！说不定就是打入敌方的卧底呢！”

小淘道：“不会的，妈妈，妹妹人很好呢，她刚才还用黑色柳丁救了一米安楠哥与小四姐姐的伤呢！”

“哼！”古城猫妖又瞪了女孩一眼，“什么妹妹、妹妹，不要叫得太早了！你把她当妹妹看待，她可未必把你当姐姐！她给你们的那点小恩小惠只不过是赢取你的信任罢了；而且你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如果你们出了事的话，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再说了，如果她心地善良，心胸坦荡的话，那她为什么连她的名字都没有告诉你们呢？”

“是呢！我们并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呢！”蛇代表大家惊讶地叫道。

女孩的脸在月光下显得更加苍白了，她慌张地辩解道：“我以为我的名字并不重要，你们也没有问，所以我没有告诉大家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流，不是吗？”

古城猫妖道：“有其母必有其女！我生的女儿就会像我一样纯洁善良；而那个贱人生的女儿跟她一样目中无人！如果我没有猜测错的话，这小贱人从来没有把大家放在眼里，因为你们在她看来，根本不配知道她的名子！因为她达到目的之时，也就是你们全部送命的时候！……何不一不做二不休，老娘今天就结果了这小贱人！”

小淘赶忙阻止道：“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妈妈没有证据不可以伤害妹妹。”

古城猫妖生气地道：“你那么护着这个小贱人做什么？你对她的好，只是在重演我与那个大贱人的悲剧！”

小淘见母亲生气，又赶紧劝说女孩：“妹妹快告诉大家你的名字呀！”

“不用她说！”古城猫妖还未等女孩开口便大喝道，“她一定叫荼蘼，白妖荼蘼……那本来是我给小淘准备的名字，量她贱人母亲想不出如此美丽的名字来？她一定给这个小贱人用了！你们问她是不是！”

众人的目光迅速集中到了女孩身上。女孩不敢正视众人的目光，妥协地垂下眼帘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白妖荼蘼缩着肩，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。

小淘走到白妖身边拉着她的手道：“这一路上危险重重，我看你还是别去吧，你留在这里的话，我妈妈还可以照顾你，而且你也可以帮我妈妈治疗我爸爸的双腿，我爸爸就拜托你了。”

白妖紧紧的拽着泰迪熊，又看了看古城猫妖威严的眼神，她并没有勇气拒绝，对小淘轻微的点了点头。

古城猫妖道：“好像还很难似的，我今天跟你直说了，你留也得留，不留也得留，一切我说了算！还不快去给你姨父推车子！”

白妖不得不走过婴儿车将泰迪熊塞在怀里，手搭在了车把上。

“沿着小路向前走！”古城猫妖命令道。白妖便听话地试图启动婴儿车。古城猫妖跟在她的后面，像个严格的监工。

蛇与一米安楠望着不辞而别的古城猫妖的背影，不知所措。

“你们还不出发呢？”古城猫妖突然又说话了。“易碎舞虽然可以快速召回多面体，但是你们还是趁早的好！不然到了贱人的手中，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！我刚才注意到了那条蛇的功力，从淋漓手中应该可以勉强召回多面体，然而到了空城女爵手中话，它还欠些火候！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不管你们召不召得回多面体，请你们务必出了古古堡的林子再去试验，别再打扰我及我手下的清静！”古城猫妖做完最后的叮嘱，终于完全消失在夜色中。

“是哟！”一米安楠拍手叫道，“真没想到小四现在的功力就可以召回多面体了！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！小四你现在的头还晕不？”

蛇白了他一眼：“你要是在我练习的时候那么关心我就好了！”

一米安楠挠了挠头：“现在关心才是关键时刻呀，呵呵。”

蛇道：“我服用了白妖的黑色柳丁之后，现在比没使用易碎舞时还要清醒呢，真没想到那个发霉的黑家伙那么神奇！我想安琪先生的腿也一定可以治好。”蛇说完便将头转向小淘。

小淘道：“谢谢小四姐姐的安慰，但愿如此。我真搞不懂我妈妈为什么不跟我们大家一起，她知道那么多事情，一定可帮助指导我们呀！”

一米安楠道：“你母亲有难处，你应该从她刚才最后的叮咛而知，她一再嘱咐我们出了林子再召唤多面体，说明多面体的力量对她的影响相当大。”

16

猪先生的真实身份

三人还没有完全走出林子，便听到从林子外面传来一阵哭泣声“我的命好苦呀，呜呜呜……我不想活了……”哭声凄惨，三人循声走去，一会儿便发现了声源。并不难发现，声源的块头有点大，身板相当于三个非洲成年象的规模。对，没错，是那只两只头的弱智猪！猪哭得非常投入，连三人来到它身边都没有发现。

小淘同情地探问道：“猪先生你怎么了，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呢？”

猪被小淘突如其来的问话吓了一跳，它转过头这才发现了三人的到来。同情者的出现，让猪哭得更伤心了：“呜呜……我妈妈不见了……”

小淘慌忙安慰：“你居然还有妈妈？你妈妈在长得什么样？在哪不见的？我们可帮你一起找！”

猪哭得抽噎起来，好久才止住抽泣，全身打着抖道：“我妈妈背后有一个推手，下身有四个轮子……她就在这里不见的……我刚去，呜呜呜……我找减肥药回来时便发现我妈妈便不见了……我好想我妈妈呀……”

“背后有一个推手，下身有四个轮子？”蛇陷入了沉思。

“那不是安琪先生的新坐骑婴儿车么？”一米安楠惊呼。

猪嘎然而止哭声，眼睛里放出光亮，激动地叫道：“对对对，我妈妈就是一个婴儿车！”

“怪不得安琪先生说那是一个女人，果然没有错！”蛇不得不对安琪肃然起敬。

一米安楠皱眉道：“你妈妈怎么会是婴儿车？空城女爵干的么？”

猪呆呆地转过眼看了看三人，然后失声痛哭：“我不活了……都是那该死的空城女爵干的好事。妈妈，我可怜的妈妈……”

诉他，一定是小芳！因为他暗恋她，他希望她摸他的屁股。他害羞，又有些难为情：“小芳呀不要呀，好痒好痒，别那么急嘛，你去了城里做了两年保姆思想也变开放了。嘻嘻，不过我喜欢你的开放……噗嗤！”他幸福地笑出声。然而他的笑声很快变成了尖叫。

“啊！我的奶奶啊！你是不是想要了我的命！”他的叫是因为小芳在用尖尖的爪子插他的肛门！他赶紧提起裤子转头去看为什么小芳要伤害他的重要部位。

“啊！”他又尖叫了一声。

他看见小芳一身粪便与蛆虫正站在茅坑里冷冷地望着他。他突然想起小芳前天已经回城上班去了呀！面前的这位又是谁呢？帅地是个农民，很实在。为了性命他宁可不要爱情。他拼命跑出厕所。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最好的朋友帅西。

帅西听完后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是不是没有擦屁股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唉呀，我是跟你说真的！”

“你发烧了吧！没事做赶快去洗个澡！真他妈臭！”

“唉。”帅地叹了一口气，无奈地走了。他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遇到的每个人。每个人都说他疯了。

“你是不是想小芳想疯了呀！居然在厕所里看见她！”没有一个人相信他。

第二天，帅地发现找不到他的好朋友帅西了。他还发现村里的男人明显减少了！因为他找不到人斗地主啦！不晓得男人们都去哪了。帅西到底去哪了？他一有时间就思考这个问题。他终于想起，帅西一定是在上厕所的时候失踪的，因为他问他借过草纸！

是小芳干的？那么其他的男人呢？小芳的胃口未免太大？有的男人都是在相隔不久失踪的呀？

为了解决心中的疑问，当然也是因为他拉肚子，他不进茅坑不行。这已是半夜，小芳不可能半夜还在茅坑里面吧？不可能！他大胆做出结论。但他还是怕，当他把屁股交给茅坑的时候。

“妈妈呀！妈妈呀！”他手里拿着灯，担心地不停地喊着妈妈。

火苗在他的手中跳动，像一个摇曳的舞女。墙壁上投下他的影子又长又大，随着火苗的跳动而跳动。

“小芳呀小芳，我那么爱你，你可不要害我呀！”

“听到没有他在叫我的名字！”他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。是小芳的！

我走在湿漉漉的河边，

清心如水！

这是神偷阿阿死前留下的最后一点文字资料。

众所周知，阿阿的小偷身份揭开之前，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艺术收藏家、作家、学者、志愿者、先进份子、光荣的中国共青团员。

他的这首诗被公布于世之后，著名作家余春雨把此诗评价为当今诗坛最伟大的朦胧诗。而另外一位著名作家贾平凹在阿阿死后写讣闻《痛哭阿阿》及《再哭阿阿》。阿阿的死这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怎样的损失啊！

据不完全统计，无法估量。能够估量出价值的东西都是凡俗之物。阿阿绝对不是凡俗之物。然而实在要用一个数字来量化的话。那么，阿阿的价值初步保守估计为40亿美元！这40亿美元完全不包括他手头的物质财富，仅仅是一条线索而已。这条线索关系到一个巨大的宝藏，这个宝藏初步保守估计价值40亿美元！

幸亏我是记者，我利用我身份的特殊性，才收集了最全面的阿阿资料。包括他的爱情史！当然收集这些资料为的就是解开这首朦胧诗的秘密。

经过我苦思冥想，我终于有了一些眉目。宝藏在东边！在阿阿居住的地方东边的一条河边！然后阿阿发现了宝藏。于是便产生了视金钱如粪土的思想。于是他清心如水。而阿阿的尸体正是在这条河里找到的！他死的时候正拿着这首诗！

不要以为这些推理很简单，一般人根本就想不出。真理是简单的！那么371又是什么哩？

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为此我亲自去采访了阿阿东边的那条河！我询问了他的邻居阿阿平时最喜欢在河的哪个位置停留。答案是在河里水电站的坝子上。

我果然感觉那条河边非常湿！没错！就是这条河，我万分确定，特别是在当我看到372这个数字之时。虽然不是371，但是只差一位数。我已经很满足啦。371一定就在372的附近！

372是371的使者，它在召唤我，我知道我马上就要解开这条线索！这条线索价值40亿美元！

372写在坝上一个维修梯上的水泥柜子里面，没有锁。我爬了上去。终于到了柜子的位置。我恐高，掉头看了看下面的滔滔河水，几乎眩晕。我打开了柜子。

“尊敬的傻瓜先生！恭喜您中奖啦！”我望着黑洞洞的柜子，突然听到一个机器般的声音（像火车售票员大姐）。我正自疑惑，“砰！”我的鼻子上中了一

斗争后，我终于又把广告重新铺开了。然后放开脚步向城东方向走去。

我来到了城东，果然看见一座高高的城堡耸立于斯。我急切地朝其走去。

“好高呀！”我不禁惊叹，又十分兴奋，因为每一块砖头都仿佛是两万块的形状与厚度，这是用钱堆成的城堡，不会错。

我叩响了门扉。心里稍稍有些紧张。紧张我是不是应聘得上，紧张他们有没有虐待动物的前科。门被推开了，从里面露出一个小孩的脑袋，

“是来应聘的么？”

“嗯。”我回答。

“请进。”他开了门。

我犹疑地望了周围，向门槛迈了进去。我刚把后面一只脚从门外收进来，门便被重重地关上了。我吓了一跳，赶忙去搜寻小孩。小孩已经不在我的身后。我突然感觉前面有动静，同时一个项圈已经将我的脖子套住。小孩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。他大笑起来。我顿时愤怒异常，工作找不到就算了，还要被一个小屁孩玩弄于股掌之间不成？我对他大骂，然而我只听到一串串的狗叫，我想将项圈从脖子上取下，然而手却一点也不听使唤。我终于意识到了什么，低头向下看了看长满毛的脚，我变成了一条狗。

“你被录用了。恭喜你。”小孩诡异地对我笑了起来。我想扑过去咬他，他的脸色马上变得阴沉而可怖，他一点也不怕我，严厉地对我呵斥道：“还想不想工资了，想要的话就给我老实点！”我妥协了。钱比咬他重要得多。

我于是听话地接受他的一切要求，蹲下，站起来，又蹲下，抢飞盘，撒腿撒尿，我让他玩得很尽兴，他似乎很满意，也很疲惫。他将我牵到了屋子里，我讨好地向他叫了起来。

“什么声音，是不是又淘气了？”一个威严的女子声音把我吓了一跳，难道是小孩的母亲？

“嘘！”小孩赶紧把手在嘴上向我比了比，示意我低声，我便低声。

小孩一会儿便坐倒在沙发上，看来他的确累极了。我安静地蹲在原处，内心却无比澎湃，我发现桌子上居然放了一大堆钱，一擦一擦的，不停地向我招手。

小孩倒在沙发上辗转反侧，仿佛已经睡着，我的眼神定在桌子上拔也拔不下来。

我居然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钱的面前，又不知不觉地将一大摞钱叼在了嘴里，然后不知不觉地走出了屋子，用前爪拨开了门栓，门开了，我赶忙向外钻出去。

7

镜子与猫

“镜子啊镜子，请你告诉我在这茫茫宇宙中谁最帅？”

镜子回答：“报告主人，唐演最帅。”

“你确定么？”

“报告主人，我一万个确定。”

我趾高气扬地拄着文明棍走出了卧室。

“喵——”突然一团黑影朝我脸上扑了过来。我只轻微一侧身，便熟练地将它躲开。又是那只该死的蠢猫！简直是找死！我手起棍落重重地打在它的腿上。蠢猫惨叫着一瘸一拐地逃跑了。

我重新站成绅士的姿势，踱回镜子旁，理了理西装。

“镜子啊镜子，请告诉我在这茫茫宇宙中谁最帅？”

镜子回答：“报告主人，李宇春最帅！”

“什么？为什么！”这简直不可思议！

“因为李宇春是单眼皮，还会跳舞，具有独具一格的中性美！”

“不是问你这个！”我几乎怒火中烧，“我是问你为什么不是唐演最帅？”

镜子回答：“因为唐演刚刚被您打伤了一条腿，走起路来不好看啦！”

“什么？我不就是唐演么！”我咆哮起来。

“报告主人，您是精灵宝贝猫。”

“不可能、不可能、不可能、不可能！”我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。

我沉沉地跪倒在地板上，仰天长啸：“为什么唐演变成了我的样子还是宇宙第一帅，为什么、为什么，呜呜……”

“因为唐演天生丽质，无可取代，唐演是帅王之王！”镜子回答道。

我受不了了！我从地板上暴跳起来，我将文明棍狠狠地击打在镜子上。镜子破成一片片的。从镜子破裂的地方飞出一只鹦鹉，朝着窗户扬长而去。

我悲凉地向墙上残存的镜片望去，我看见镜子里的我，嘴是三角形的，上面